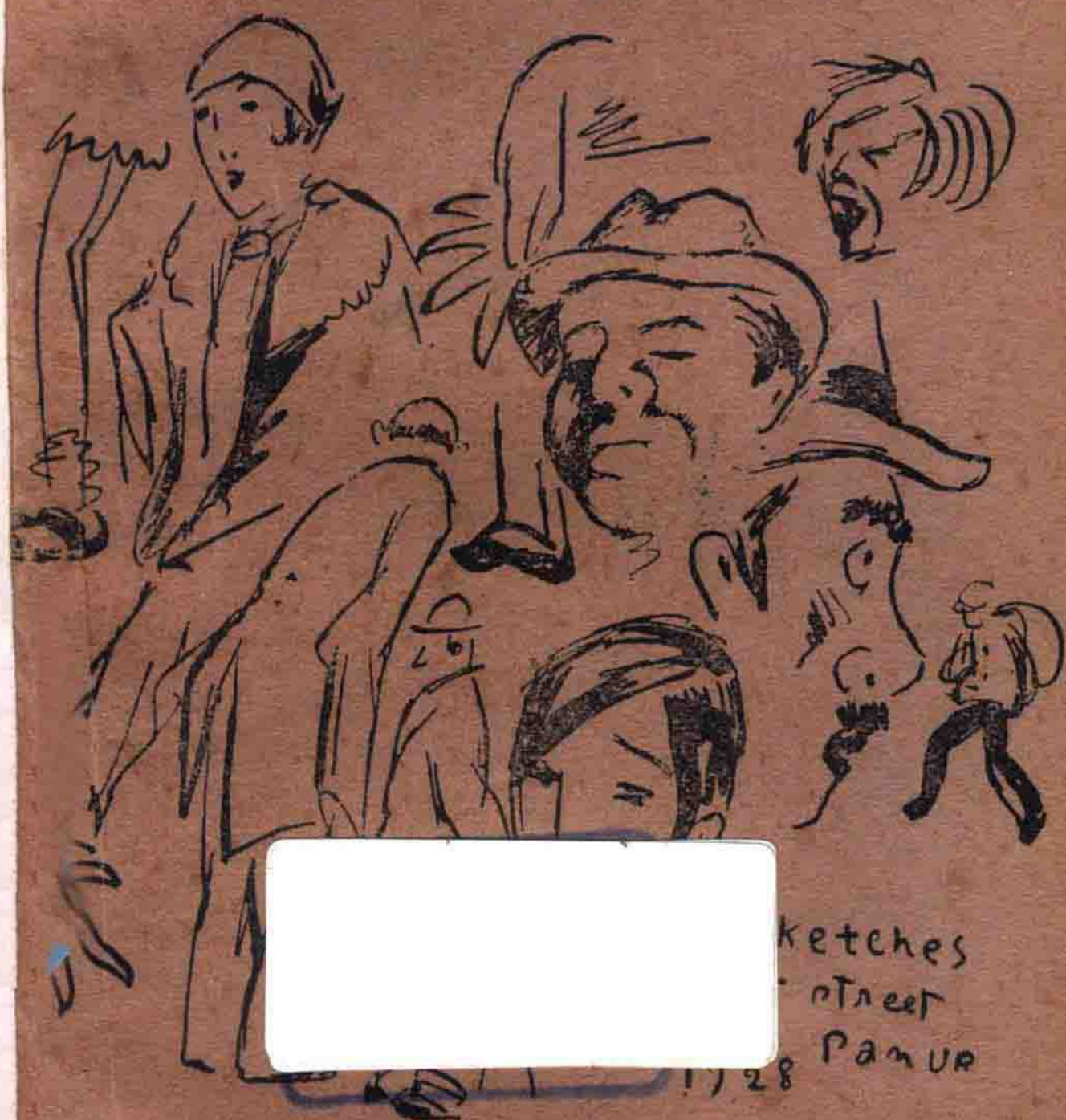


夕種描素

張資平著



Sketches
Street
Panor

上海

樂羣書店出版

騷鼠先生

二

騷鼠先生是陶壽常先生的綽名——我們四年級同人贈給他的代名詞。

陶先生是我們K中學的英文法教員，本年九月我們昇進了四年級後才到我們中學校來的。聽說陶先生是去年六月間由S高等師範畢業出來的，未來我們K中學以前的一年間在他村裏的高等小學每星期擔任幾點鐘英文。他能來我們K中學當教員完全是由S高等師範教員

鄭先生推薦的，因為我們K中學的劉校長和陶先生的受業師鄭先生是X大學的同學。據劉校長的報告，陶先生的英文程度是很高的——大概劉校長也不過根據鄭先生薦書中的巧語，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我們總存了一點偏見，陶先生由S高等師範出來已滿一年了，這一年間何以總售不出去——沒有中學校聘他當教員呢？聽說和他同級的有十多個人，快要畢業之前都給各中學校爭着聘了去，祇剩下陶先生沒有人要。校長又說他的英文程度不壞，所以陶先生還未到校之前，我斷定他之不受歡迎一定是風采不佳。各中學校都不要的，劉校長偏聽鄭先生的話把他聘了來，我們K中學可算是倒運了。在我們四年級中我算是頂信用劉校長的話的，其他同學中對陶先生的英文程度很多懷疑的。

擔任我們四年級的英文法的李教員不該患了神經衰弱症的。李教員因為要休養辭了職，所以這位陶壽常先生就跑到我們級裏來了。

我們對陶先生沒有好感的第二個原因是我

們正大失望中——離開了李教員後的失望中，陶先生就跑了來。李先生是教會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年紀也還輕，英文程度很好，教授法也妙，並且上課時的風采奕奕，無一點不使我們敬愛的。當我們聽見李先生要辭職時，我們都感着我們眼皮沉重，異常的失望。在這期內學校就發表陶先生要來擔任李先生的功課，我們都直感的以爲李先生是被陶先生擠了去的，所以對未到校的陶先生都抱着反感去等候他來。

開學式的那一天，劉校長和新舊教職員率領着我們同學數百人向國旗行了三鞠躬禮後，校長很誠懇的致了一回訓詞。

“本學期聘請了兩位新教員都是品學兼優的新進教育家，這是我們應當特別的表示歡迎的。”說完了訓詞後，校長緊接着介紹兩位新來的教員。

“這位是陳伯勳先生，是擔任生物學的。”校長指着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鼻孔下面蓄有短鬚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陳先生站了起來向我們鞠了一躬。

“過蒙校長稱贊，實在不敢當。往後兄弟祇盡能力所及和諸同學研究學問。也望諸同學熱心的來共同研究。”陳先生說了後又點了點頭，回到他的坐席去坐下了。

“這位是陶壽常先生，是擔任英文法的。”校長再把坐在陳先生旁邊的一個尖嘴小眼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完全是一匹 mouse！我看見他，就起了這樣的一個直覺：mouse！mouse 先生！

Mouse 先生雙頰塗了朱一般的站起來向我們戰戰兢兢的鞠了躬，站了一會，說不出話來。因為他要到我們四年級擔任英文法，所以我特別的觀察他的臉孔和態度。他的眼睛不單小得難看，並且深深的陷入眶裏去了。若不是當中的那兩根門牙露了出來，他那很厚的紫色的嘴唇緊縮做一團，我真的要誤認牠為母雞的排洩器官了。愈留神觀察他，愈覺得他像一匹 mouse。

陶先生站了一會，額上發出了許多汗珠兒。

他忙從衣袋裏取了條手巾出來向額上揩。

“蒙校長，長，長，厚愛！聘我，我，我……來當教……當英文教員。和和諸君共處一堂，……” mouse 先生居然敢伸出右掌來對着我們向空中招撫一下，表示‘共處一堂’的意思。“是，是，我最以為榮幸的。”

——以後每月能領四十塊大洋的薪水，當然再‘榮幸’沒有了的。我心裏覺得異常可笑。

“兄弟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對不起。” mouse 先生雙頰愈漲紅得厲害，退下去了。

我們同級的同學們都你望我我望你的微笑，還有幾個伸出舌頭來笑的。

二

第二天是正式上課的日子了。好奇心鼓動着我們盼望陶先生早一刻到我們教室裏來。第一點鐘是倫理學——六十多歲的高廩生的修身訓話，大家都沒有心緒聽講，盼望他快點下去領

陶先生上來。

下課的鐘響了，高稟生退出去了，我們級裏便起了一陣喧嚷。

“喂！喂！你們看陶先生像個什麼樣人？”級裏的頂刻薄的徐君笑着問我們。我們知道他又有引人笑的刻薄話了，都笑着準備聽他的說話。

“你看他像個什麼樣人？”我忙反問徐君。

“東門橋的……”徐君的話還沒說完，副級長的白君狂笑起來了。

“你看，笑得這個樣子！”級裏的頂年輕的汪君問白君。

“黃保隆轎館裏的擡轎的！”白君說了後全教室都鬨笑起來了。

“若不是他穿件西裝，我真要當他是那個轎夫了。”

“我覺得他完全是匹騾鼠。你看他嘴尖眼小的。”我始終主張我的最初的印象。

“同感，同感！”一個綽號性的哲學者的米君在響應。全教室又鬨笑起來了。

“的確風采太差了。外觀太貧寒了。”級長的許君托着幾分同情的說。

“看他的說話和舉動是個很老實的人。”一個姓宗的同學也對陶先生抱同情。

級裏的空氣——對陶先生抱反感的緊張着的空氣——漸漸的和緩下來了。

“學問好不好要以後才知道，但我敢決定他的教授法是不行的。你們看，祇說了兩句話就出了一頭一臉的冷汗，雙頰緋紅的，紅得比關雲長還要厲害。他的教授法是靠不住了。”一個同級的陳君在批評陶先生的處女講演的態度。

“那不一定。初次登場誰都有點兒戰戰兢兢的。過幾天慣了後就好了。”忠厚的宗君始終替陶先生辯護。

“總而言之，趕不上李先生是可斷言的。”一位姓滕的同學說了後微微地嘆了口氣。

“來了喲！來了喲！”在熱望着陶先生來上課的徐君聽見教室外的靴音，歡呼起來。

陶先生的靴音帶有點鐵屑在地板上摩擦的

音響，黑色的靴皮也轉成灰白色了。身上穿的原是紺青色的，現在完全變成紫紅色了的反領西裝，祇有肩脅下的部分還可以認得點紺青色的薄影出來。

陶先生不疾不徐的走上教壇上去了，正立着向我們鞠了一躬，前列坐的幾個同學不能不站了起來。坐在後列的屁股還是死貼着坐席不肯起來。其中也有幾個覺得先生既向我們鞠了躬，過意思不去，不得已把身體往前搖了一搖，或略把屁股一提就算了事了。

陶先生的態度異常的嚴肅，像在準備替他的老子或老娘成服，或籌思當成服的時候對着來賓要如何的哭法。在我眼睛裏的陶先生的姿態是很愴然的，他的態度也很愴然。先生的態度雖是嚴肅，但他的蒼黑的臉頰總帶幾分紅赭。我們級裏的空氣也在緊張着，連呼吸的聲息都聽不見，各人的視線都在陶先生的臉上集中。

“兄弟今後要和諸君同一堂研究學問了，……”陶先生把出席簿按名呼點了後說出了這半

句話來。

現在映進我們眼裏的陶先生像用了倍率很強的顯微鏡擴大了的像影，異常的明瞭。低狹的額部，高突的顴骨，尖銳的嘴，斜露出來的門牙和低小的聲音沒有一件能引起我們的視官或聽官的注意。

“……往後要和諸君研究英文，不是英語，是英文法，格蘭麻。……”陶先生的發音太不高明了，後列有一二個同學低聲的在仿效陶先生的發音，“格蘭麻，格蘭麻。”

有幾個同學咕嚕的笑出聲來了。

陶先生明知我們是在輕鄙他，笑他的英文發音不好，但他祇能老着臉皮當做不聽見，其實他的雙頰更漲紅得厲害了。

“不懂英文法就不會念英文書，作算會說幾句流暢的英國話也不算得什麼。上海的黃包車夫和西菜館裏的僕歐，都會說幾句沒有文法的英國話，發音也很好。……”陶先生替自己辯護之後提起一根粉條在黑版上寫了一個boy字。陶

先生的英國字倒還寫得好。祇寫了一個 boy 字，就可以看得出他從前是在英習字很用了一點苦工的。

“想多讀外國有用的書籍就不能不習外國文，文法就是習外國文的鑰匙。習外國文的 key”陶先生又在黑板上寫了一個 key 字。歸納陶先生所講的意思，英文法比其他什麼學科都還重要。

我們知道這位陶先生並不是個黃包車夫也不是個西菜館裏的僕歐了，並且看他講論文法的重要講得諄諄摯摯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像還有一線希望。

陶先生的‘英文法重要論’講了半點多鐘，聽衆也有些倦意了。

“本學期的課程是由形容詞，由 adjective 起，是不是？”陶先生的質問沒有指名要誰答覆，我們都低着頭不說話。

陶先生看見沒有人理他，忙翻看名簿，看了後，

“級長，是不是！”

“是的，由形容詞起。”

級裏又發了一陣笑聲出來。

“笑，笑什麼？有什麼事好笑的？”陶先生滿臉通紅翻過來質問我們，我們再沉默着低下頭去。

“形容詞，adjective，形容詞是把名詞，把 noun 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所以叫做形容詞。你看，牠的定義，‘An adjective is a word which qualifies or limits a noun’舉個例來說……”

陶先生的教授法很急促，沒有平均的速度；他的聲調也始終顫動的。

我們裏面的幾個下了課後走出教室門首還在仿陶先生的口調，“形容詞是把名詞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

三年間經過了李先生的訓練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是很不滿足的。我們因為快要畢業了，騷鼠先生又貧寒得可憐，所以我們對他都抱忍耐主義，不和他發生問題。不幸的陶先生誤解了我們的好意；他當他是個程度既高教授法又很好的教員，所以我們不驅逐他。

有一天我和副級長白君走過姓黃的數理教員的窗下，聽見騷鼠先生在裏面和黃教員說話。我們略停一停足偷聽了一二句，恰好這一兩句就是罵我們四年級的壞話。

黃望封去年曾在我們級裏擔任了一個月的物理，不單教授法很壞，就連物理程度也還沒有當中學教師的資格。有次教到昇華作用(sublimation)，黃望封先生說有幾種物質在高溫度化為氣體，後因溫度的下降，由氣體而液體，由液體再固化而結晶，牠們的液象期間是很短急的；這種作用就叫做昇華作用。但我們級裏的盧君是個喜歡研究理化的人，他在圖書館裏翻了好幾本參考書。到後來他發見黃望封先生的昇華

作用的解釋完全錯了，因為他在一本英文物理書裏面發見了一個昇華點 (sublimation point) 的名詞。到了第二天，盧君就在講堂上用很嚴正的態度要求黃先生解釋昇華點這個名詞。黃望封先生不單硬主張昇華作用要經過液象這個階級，並且還叱責盧君，說盧君“囂張，”“有意爲難，”“侮辱師長。”校長偏聽了黃先生的話硬把好學不倦的盧君記了一個大過。因此我們全級就聯合不上黃望封先生的課。

黃教員風聞我們要排斥他了，出有先發制人之策，一方面向校長提出辭職書，一方面運動一二年級幾個同鄉學生出來挽留他。黃教員是P大學畢業的理科學士，由P大學幾個鼎鼎大名的教員推荐來的，他初到校時常把經李蘭，周士雄，王世芳等博士，簽名的薦書給我們看。這三位博士聽見我們要排斥黃先生了，又聯名的寫了封信來給校長，大意說黃先生是當代不易得的學者，若對這種有學問的人還加以排斥，那末以後有學問的教員不敢來K中學了。信裏所

說的無非是一類互相標榜的話。果然有一部分同學，頭腦簡單，迷信博士，以爲P大學的博士們放的臭屁都是香的；看見了李，周，王三博士來的那封無聊的信便起來和我們反抗，說非留黃教員不可。結果校長叫化學教員燕先生擔任我們級裏的物理。黃望封祇擔任一二年級的數學了。

經了那次的風潮，黃教員恨我們恨得入骨髓，

我和白君走過黃教員的門首無意中聽見了陶先生和他在議論我們四年級生，我們倆免不得要停足聽下去。

“你的話果然不錯，是他們那班頂囂張的了。”

“是麼？所以我說對他們客氣不得。如果無理由的笑，非嚴加叱責不行。”

“是的，他們總起譴笑，一看見我來上課就都在猶笑。”

“你就痛罵他們一頓不要緊！罵一回後，以

後要好些的。”

“可以叱罵他們麼？我不是想保持這個窮教員的飯碗，不過半年半月的跑出去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

“你怕他們趕你？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替你運動一二年級的大部分學生挽留你。”

“你是有學位的，並且有博士們做你的後援！我呢，怕沒有人挽留吧。”陶先生吐出哀音來了。

“你不是兼擔了三年級的英文麼？他們三年級對你的感情怎麼樣？”

“也不很好！不過總比四年級的九老爺們好些。”

“他們四年級裏面也不少循規蹈矩的學生，不過少數受制於多數了吧。”

“不錯，無論那一校的大風潮倡首的祇一二個囂張的學生。其他都是盲從的。”

“你知道四年級裏面頂囂張的是那一個？”

“那個當副級長的吧。”

我望着白君笑了一笑，白君也笑了一笑立即恢復他的嚴正的臉色。我望見白君的態度，知道陶先生不能幸免了。

“他們四年級裏有個美人，你看見了沒有？”

“那一個？”

“頂年輕的那一個。”

“汪麼？美少年！的確是個美少年！”

“你看中意了他？”

“瞎說！”

“他是有主之物了。”

“什麼話？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大將！”

“白？”

我看見白君的頰上微微地泛了點紅，提起脚步就跑。他決意向陶先生挑戰了。

四

秋漸深了，射進教室裏的陽光——透過玻